

在一个
没有意思的地方
读一本
有意思的书

在一个
没有意思的地方
读一本
有意思的书

黄集伟

孤岛访谈录



GU DOU FANG TAN LU

在一个
没有意思的地方
读一本
有意思的书

在一个
没有意思的地方
读一本
有意思的书

作家出版社

黄集伟

孤岛访谈录



GU DAO FANG TAN LU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岛访谈录/黄集伟编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1

ISBN 7-5063-1360-X

I. 孤…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293 号

孤岛访谈录

编著: 黄集伟

责任编辑: 白冰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70 千

印张: 13.5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60-X/1·1348

定价: 19.6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孟 立	
序一	(1)
刘晓春	
序二	(3)
沈昌文	
序三	(5)
常 英	
序四	(8)
引子	(10)
阿 忆 (作家)	
我想在孤岛上看见满天繁星	(13)
甘 琦 (主持人)	
也许我能在孤岛发现许多不是艺术的艺术?	(32)
李 春 (教师)	
在孤岛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54)
李 方 (编辑)	
能不能在你的孤岛上把《辞海》背下来?	(75)
李功达 (作家)	

- 我觉得你的这个孤岛已经很好了 (92)
- 陆建华** (学者)
- 到孤岛来成了一个现实我很高兴 (107)
- 梁京生** (编辑)
- 我要带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孤本去孤岛 (123)
- 李书磊** (学者)
- 我想在城里做事在孤岛读书 (134)
- 陆小娅** (编辑)
- 在孤岛一只笔一沓稿纸足矣 (147)
- 梁晓燕** (教师)
- 我能不能在孤岛上种一片菜地? (164)
- 老 愚** (作家)
- 在孤岛上我就想做一个深呼吸 (180)
- 卢跃刚** (作家)
- 你的孤岛上一个人都没有? (200)
- 李银河** (学者)
- 在孤岛也要做自己有感兴趣的事情 (213)
- 米 丘** (画家)
- 无论真假孤岛对一个人都很重要 (232)
- 舒可文** (编辑)
- 人应该常常把自己放逐到孤岛上 (241)
- 田 青** (学者)
- 我建议大家都到孤岛上读《金刚经》 (256)
- 王 炜** (学者)
- 在孤岛仰望星空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279)

王小波 (作家)	
我理解你的孤岛是要熬时间	(288)
王岳川 (学者)	
在孤岛我会对大自然充满感激和赞叹	(302)
吴玉中 (作家)	
能在你的孤岛上订阅《读书》杂志么?	(313)
王舟波 (编辑)	
孤岛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330)
杨东平 (学者)	
我希望能经常回到孤岛这样纯自然的环境中去	(348)
赵汀阳 (学者)	
在你的孤岛上能遇见海盗最来劲儿	(358)
郑也夫 (学者)	
在孤岛上最容易获得什么?	(374)
朱正琳 (学者)	
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孤岛	(397)
黄集伟	
后记	(418)

序 一

一九九五年的一天，常患“创意消化不良症”的黄集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于是，不久以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调频87.6兆赫）的节目中，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一个“无名的海域”上浮出了一座孤岛——在那里，月明星稀，波涛拍岸，水鸟争鸣。

这个“岛”的主人，就是黄集伟。他“引诱”一些智慧、果敢、富于冒险精神，同时又童心未泯的人们上岛，在岛上进入他精心营造的各种圈套，而后讲述种种丰富的读书心境。孤岛风光无限。

渺无人烟的孤岛，一时间灵光四射，引来无数听众。但多少有些奇怪——因为，在今天繁华的都市里，他们眼前不乏连台好戏，怎么会非要“漂洋过海”地去寻找那渔火般大的一星孤岛呢？为此，黄集伟也就只得岛内岛外地奔波，以至于到了后来，“上岛”须论先来后到，甚至在听众中，也有人递上了“登陆”的申请书。一个子虚乌有的方寸之地，让“黄岛主”忙坏了。

我很高兴能做“孤岛访谈”广播版的责编——一个送人们上岛的活计。我时常感叹，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许多精

彩的“发言”只能是我独自享用。当然，我也暗自欣慰——孤岛虽然亦真亦幻，可它的确为喜欢读书的朋友们架起了一座过街天桥。

当然，一年之后，孤岛回归了大海的怀抱——今天，它已不复存在。对它心向往之的人们打道回府了。可再回首，孤岛上的故事仍然令人怀想与回味。

无法割舍孤岛情节的黄集伟，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一回用《孤岛访谈录》重垒一方读书的乐土。我想，此时此刻，他仍会由衷感谢每一位光临过或者倾听过孤岛的朋友——因为正是有了他们，孤岛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从声音到文字，从语言到内心……

孟 立

一九九七年六月

序 二

如果当时《北京青年报》的书坊版不与北京文艺台同步刊载“孤岛访谈”的文字版，那么黄集伟可能会犹豫。犹豫的原因有很多，可结果很可能就是不做了。那是很可惜的。

“孤岛访谈录”并不完全以“读书”为话题。可它又的确是用读书为由头展开的。它远离理论而亲近理念，远离共性而亲近个性——当然，这并不妨碍它同时选用了广播和报纸这两种最传统、同时与流行文化关系最密切的载体。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组接，使得孤岛访谈成为一种闲谈和聊天。分开看，是私人的读书经验，合起来，又是大家的读书感慨。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情景中，能让很多读书人这样轻松地发表向来严肃认真、由读书洋溢而出的诸多话题，已属不易。

最初黄集伟做孤岛访谈抱定的是“有选无类”的原则。就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被邀请带孤岛上聊聊天。但这个原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实施，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书籍和音乐其实并不是常识概念中所谓文化人的专利——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这个道理。

上面写的这些，可以算是一个责编的观感，也可以算是先睹为快者的介绍，但不是序。

刘晓春

一九九七年六月

序 三

早就有博学的人说过：书读完了！说这话，看似狂妄，其实通达。在今天，尤其通达。因为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号称年出十万多种新书的出版大国，其实，不难将这些书“读完”。不少图书的创造者无非是懂得一些“搬运术”，由此到彼，搬来挪去，结果酿成“新作”。所以，同“书读完了”同样通达的提法，可能是：书读得越多越蠢！也不过二十来年前，读书人纷纷高呼无书可读，要求开放“书禁”，提出“读书无禁区”。曾几何时，现实已是“书读得越多越蠢”。后一个提法，同“四人帮”三十多年前说过的话在形式上又有某些相似，不过，人们并没有在走回头路，事情总还在进步！

如何来救济“书读得越多越蠢”？并不蠢的黄集伟先生，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办法：在孤岛上读书。在多长的时间里，只允许读一本书。外面的纷纷扰扰、花花世界，包括恁多的新书海报，一概置之不理。北京美术馆东街二十二号恁大的书店，竟然不去一顾，只是一心读一本带到孤岛上的心爱的书。

这办法，大概除了出版家尤其是图书销售家外，尤其是明智的读书人都会赞成。当年主张“读书无禁区”的诸君子，想来也不会反对。因为他们要求的大多是对这“一本书”有自由

选择权而已。至于“只读一本书”的好处，我们的祖宗早有明训，不必举例。现在，黄集伟先生这一大大有助于出版工作“阶段性转变”的新招，继往开来，功莫大焉！

说起“孤岛”，我有点害怕。只读“一本书”尤可，真的去做鲁滨逊，不免是苦事一桩。那里有没有礼拜五？——我不是指的奴隶，而是朋友！有没有可能谈天说地？北京美术馆东街二十二号的书店暂时不去也罢，可到那里二楼的咖啡厅同朋友相聚也不可能？何况相聚的目的，也许正是要讨论读“一本书”的心得？

聪明的黄先生一定会想出新的办法，让我们既只读一本书，又能获得众多交流、切磋的机会。是不是可以允许人们，在“只读一本书”之余，还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翻翻书，聊聊天。把“读”和“翻”区别开来，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其实书市那么多的书，不少有“翻”的价值。古人有个很好的词，叫“浏览”，西方人说“啃草”（browse），可能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过去编过一本杂志：《读书》。编稿之余，常有一个调皮的想：何不把刊名改为“翻书”。因为想来想去，怎一个“读”字了得！说真的，要说“读书”，我当时只觉得《文史知识》还当得上，《读书》杂志只够得上一个“翻”字。这类“不三不四”的念头，自然只是一闪而过，现在把它贡献给黄集伟等并不蠢的先生们，说不定他们还可以编几本《孤岛啜茗》、《孤岛翻书》……之类的书来，让我们学学“大隐隐于市”，在闹市中啜着咖啡，高谈阔论“只读一本书”的所得，而不必真去“孤岛”吃苦。

这不是在挖苦黄集伟。只是觉得，在今天，既要“只读一本书”，又要做现代人，非如此不可。

沈昌文
一九九七年七月

序 四

从认识黄集伟的时候起，我就发现他是一个不大会玩儿的人。他当记者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孩子。那时，他的同事都比他小一轮儿，可他却整天东跑西颠，寻找当记者的感觉。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朋友介绍他到北京文艺台主持一个广播读书节目，他就去了。我觉得，在不太会玩儿的他看来，当超龄记者，或者去做一个几乎和志愿者没什么不同的“客座主持人”，大概就是很好的游戏了——当然，这样的游戏真玩起来也并不意味着轻松。路途太远不说，他有时会把本来是一个游戏的东西越搞越当真。在一九九六年的“孤岛访谈”节目前，黄集伟还在北京文艺台做过一个叫做《朝花夕拾》的读书节目，专门介绍那种历久弥新的旧书。那个半个小时长的节目也还勉强可以听，不请人，就他一个人在那儿说。个别发挥得好的时候，有点儿像单口相声。他曾对我说，他的语速偏快。一分钟大概要准备二百多字……这样算下来，半个小时，就是六千多字的文字预案。有时候想起来，一年里他要“说”三十多万字，这样的玩法真是好奇怪。其实，我一直没正面对他说的一个意思是，现在大家都有生活压力，已经很少有精力读书。书都不读了，谁还有工夫听你在那个十九层的高楼上面对茫茫夜空喃喃咕咕

呢？

当然，他后来搞的“孤岛访谈”，开始有了一点儿意思。大概是在一九九四年，他读了《霍金演讲录》和《时间简史续编》后，特别兴奋。他一遍遍向我复述霍金的故事。记得当时他就说，如果可以，他也做一个类似霍金曾经接受过的、由英国广播公司自一九四二年开播至今的那个叫作《沙漠孤岛》一样的节目……连我也没想到，一九九六年，他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这时，他做广播有了一点儿经验。加上他设计“孤岛访谈”时，特别强调趣味性，所以我觉得它开始像一个游戏了。他所请的“孤岛访谈”嘉宾又一个比一个优秀，常常得到邀请，比他还高兴。所以，虽然很累，可他还是越干越得心应手。在帮助整理孤岛访谈文字时，我有一个感慨，那就是，这些以个人读书心境和个人读书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孤岛访谈录”是非常珍贵的。它不是那种板着面孔的说教，也不是那种烂熟于耳的公共语言。我觉得，他做这个节目很大一部分乐趣，是在采访中设计不着痕迹的机关。但所有机关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那些被会晤的嘉宾坦然、放松，不要老是客气，也不要光是寒暄……

《孤岛访谈录》得以出版，黄集伟应该很开心了。我们的孩子现在刚上幼儿园。黄集伟说，他要等到孩子们上大一时，把这本书送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读书一事可能会如此有趣——这也许又是一个他为孩子们设计的不着痕迹的机关？我目前还无法断定。

常英

一九九七年七月

引 子

你是否想过一个人？

一个人去一座孤岛上呆一段时间？

就你一个人——关掉 BP 机、FAX 和笔记本电脑。合上翻烂了的通讯录。拔掉门铃电源。将电话机挪到自动录音档。给所有认识你的人发出“外出度假请勿打扰”的集体寻呼留言——然后撞上防盗门，走人？

如果你从没这么想过，那么，现在有个机会：

从本书的下一页开始，你将看到已被邀请到一座孤岛上的一些朋友有关读书和音乐的谈话以及他们孤岛之旅的心路历程。也许，你想知道这座“孤岛”位居何处？坦率地说，没人说得清楚。它显然是被一些好事者假想出来的——

它可能是一个梦幻。又可能是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喧哗得像农贸市场似的大都市中的我们从心底十分渴望抵达的一个自然。它可能有着足够的安全和安静，可却没有头条新闻。有着足够回首与回忆，可却没有京股行情报表。它可能是“人”字那顿挫的一捺，“小”字那孤零零的一点……是左边的那一点还是右边的那一点？重要么？在今天，你再生猛，难倒你不曾品尝一个孤零零的不眠之夜？

所以，无妨试试。

一个人，去一座假想的孤岛上。

至少它不会比你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哥儿们更阴毒。也不会比你机关重重如庭院深深的老板更可怕。西服你就别穿了，各式各样的面具也尽可以不戴。你会看到，已有过孤岛之旅的这些朋友，几乎都是一踏上孤岛，就畅所欲言。“孤岛访谈”规定，每位嘉宾只能带一本书和一张 CD 唱盘去……仅此，他们就颇费斟酌，反复选择。选择就是拒绝，而拒绝，也是一种选择。在这样的情境中，每位孤岛上的朋友都试图以自己特有的语言，叙述自己心爱的“孤岛读本”和同样心爱的“孤岛音乐”——这是不是很有趣呢？

说不准。

可以说的是，其实，“孤岛访谈”就像是一次精神野餐，一次精神漫游之旅——正如有人开玩笑，说“世纪末”也不过像一个大周末，并没有什么可怕一样，在一座假想的孤岛上享用一席生气盎然的精神野餐，想来会比灯红酒绿的卡拉 OK 和风情毕露的明星轶闻更令人难忘。

英文中有一个叫做“table”的字，它现在的意思是指有脚的餐桌，可它原来的意思却是“平的板子”，在古罗马的时候被用来作告示牌，或者在上面涂上蜡，用作书写的工具……看来，精神与物质，从来不缺少合二为一的可能。“孤岛访谈”是否也恰好如此？

仔细想，我们在今天常常体验到的那种焦虑、不安或者烦恼，或许正是由于经年累月贪食所谓文明的厚味膏粱的结果。在这样设定中，换换口味，会有好处。而且，焦虑也好，烦恼也好，至少在孤岛上，它们也不过就是一件衬衫。我们可能说脱就脱。